

# 我与《株洲日报》的三十年

马立明

## 光辉的历程

刘培兰

《株洲日报》60年,我作为一个老报人,伴随《株洲日报》走到了今天,感慨万千。

《株洲日报》经历了长途跋涉一路走来,并非一帆风顺,有平坦,有坎坷,有酸涩,亦有苦辣。回首今朝,不忘初心。

当年办报的那些编辑、记者和老同志们,他们的风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,各方面条件非常差,那时候,我长年累月地上夜班,编辑和老总都是通宵达旦地加班,甚至报纸开印,上世纪6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,办报人的日子不好过,生怕出差错,经常提心吊胆,那时候出了差错可不得了,随时可能被打成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,造反派和警卫兵每天派兵打打,株洲日报社也遭厄运,曾几次被封。

《株洲日报》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,不少同志由于各种原因出了报社,但事业上都有所成就,不少人成了有名的人物。这些同志在报社的那段时光,也曾留下了足迹,他们为报社出过力,流过汗,是作出了贡献的。

在庆祝《株洲日报》创刊60年之际,不能忘记那些把青春献给报社的退休职工,他们曾为报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这些年来,《株洲日报》知名度和影响力都上升了一个台阶,发展及变化大家有目共睹,《株洲日报》在变,未来会更加美好。

## 炎陵的竹子

朱才建

炎陵的竹子,是值得说的。我们住的“婆家农家乐”二栋小楼的前后左右,主要的植物就是竹子。眼前,小溪两岸大都是拇指粗细的俊秀箭竹,和一簇一簇的大箬竹;楼后的山头幼竹已成林,年轻的楠竹风华正茂;楼下乡级公路两旁的山峦,除了柏树、杉树及其它叫不出名的杂树,基本是成熟的楠竹,壮硕挺拔,一片连一片。

房东当属侍弄竹子的好手了,一楼小饭厅入二楼楼梯下的空壁上,挂着一排工具:砍竹的砍刀,削竹的削刀,剖竹的剖刀,片竹的片刀,刨竹的刨刀……

中餐,笋炒肉片,笋白嫩红肉嫩,煞是诱人胃口;并配以柴火灶里煮出的腊肉炒萝卜皮、蒸腊肉、肉土鸡等,居有竹,食有竹肉,神仙不过如此;且来二两小酒,碰杯,大快朵颐。

餐毕,稍事休息,即出发去看山里风景。

艳阳当顶,几朵白云悠悠,沿一侧的峭壁上,间或楠竹等垂挂,阴凉覆地,沿一侧的峭谷,谷底小河潺潺,草丛中尽是楠竹伸枝展叶,身尖越过路旁一米,更有大箬竹一簇,起伏跌宕。峭谷对面竹林屋层,葱葱葱葱。又一处,沿两侧有了稻田、菜地、油榨,亦是修竹环绕。选一路畔的山岭,攀援钻入葱茏竹林,好家伙,幽静幽静,竹与竹比肩接踵,踏上垫脚厚厚的竹的落叶,脚踩上去软绵绵如踏波新地。

特别是到上游各家宅宅,沿两侧大大小小高低低的竹子密密地像城墙,竟好一阵子找不到城门,若不是山民的指点,硬会错过一个奇观呢:原来不远处,竹干竹枝带叶凌空搭就了个拱形顶的隧道,通往车马的,十余米的穿道豁然开朗,步过几丘田及一口池塘,竟抵竹林掩映鸡犬相闻的各家宅宅,零距离接近各家人的山居生活了。

走着,走着,坐在藤编山腰,我眺望竹海,不禁浮想联翩。

炎帝神农氏得定光顾过那竹海深处,头戴竹笠身穿竹笠手持竹杖,登百室以开医药,伐竹以造弓矢制箭结绳穿珠,进而走出竹的率性以创制指南针织衣裳,弹指一挥,呕心沥血,为黎民的农耕文明开荒,历史得以五千年延续。

夕阳西下,乘兴而归,我们谈起了竹子的款款品格,沾沾土,生恨,享点阳光,灿烂;呼吸吸吸,成群结队,叶片成林,霜雪压水永葆青春,等等。我们报出了竹子的种种好处,惊讶不已:竹架竹柱竹篱竹架,竹床竹席竹椅,竹笔竹筒竹笛竹箫,竹能竹筒竹板,竹筒竹筒竹筒竹筒的羊……竹很竹叶入药,春笋冬笋入席,残枝剩梗做柴炭……竹的一身就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用途的。

晚餐自是竹笋当家,无公害食物一点,酒足饭饱了与房东扯闲话,问他:竹子到处都有,为何你们山里这么多呀?他笑着:先前也没这么多,这里是井冈山革命老区,红军闹革命时,山里的老百姓叫国民党反动派杀光了,竹林也全烧光了,但是竹子是个灵物,只要根还在,就会发芽,就会重生,这山里的竹子长得旺盛,还不是那些红军们的热血肥沃了这片土地。

话题转到当下,房东点支烟,借烟来了,改革开放后,我们承包了几个竹片,有了固定销路,每年春上收的笋子两万多斤,外省的客商开了车来收,还有专门来收楠竹的,冬天的冬笋也格外俏。

夜阑了。睡前盘算,明天日上三竿返程,记得向房东买点笋干,尤其要多讨些大箬叶回去包粽子,让人好好尝尝这山里的清香与滋味。

讯地址,如省里的有郭邦生、王金星、王超尘、凌文虎等,北京有李群、天津有王学仲、贵州有谭述非等。

我进《株洲日报》,当时的文苑是中,像我这样的人,编辑都有一大批,随报社事业的发展,办报水平要求的提高,社领导决定让我们这批人边工作边参加函授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,获得了美术大专学历和新闻学专业本科自学考试学历。

在工作中,由于天天和稿子打交道,加上又有袁霖等一大批朋友的关心、帮助与提携,于是我出动了笔,慢慢地,由美编变成副文化线的记者了。在此期间,我采写过的省内外文艺界名人有李立、李群、齐良迟、凌子风、刘春华、张虎、袁湘平、侯敏、贾世骏、刘斌、于沙、李元浩、私征、谢沛苍、道群、王燕山、张志安、马乐山、姜东舒、汤海澄、赵晋安、刘振涛等;市内的文艺界人士就更多,如何浩中、刘国泉、易乃光、贺安成、邓鸣鸣、黄大希、李群、戴绍曾、张紫女、刘人委、曾安楚、邓景明、吴楚龙、周鹏生、丁华成、彭尊等,可以说,当时由于年轻,天天骑着自行车满“飞”。

记得1997年,我市大型现代花

两次了。两人出了小路,上了主干道,前前后后地看了看,没见到一个跑步的身影。大侠哈哈大笑:“老弟,我就说吧,你赶紧去投胎吧,大家都还没来呢。我跑步从来都是趁早趁晚趁第一的,这次你总不能叫我这个老油渣,顺数第一跑回去吧。等着连座颁奖啊,别出洋相了。”

就这样,两人又慢悠悠地走了一会,还是没见到大部队过来,确实有点不对劲了。要大侠再看一下手表,看从出发到现在,用了多少时间了。大侠看看手表说:“只用了20分钟,早着呢!”我越觉得不对劲,这主干道上平常跑步的人很多,今天怎么都没有了,估计是快到收操的时间了。总是催大侠看表吧,怕他有意见,我想想了想:“大侠,要不我们先跑,偷偷溜回去洗洗去,大部队回来,把枪给新兵,叫他们去上交。我带你去吃螺蛳加蛋。”大侠一听有好吃还加个蛋,满脸兴奋地同意了。

快要跑到连队的时候,我们猫着腰躲到厕所后面,从窗户里看连队什么情况。这时的连队还是静悄悄的,没动静,大部队还没回来?越觉得不对劲了。侦查还没结束,大侠已经等不及了,霸霸就往洗洗间跳。刚跳下去,回头被哨兵的时候,连座犹如天兵天将,突然降临到厕所门口,大声吼道:“你们两个,快给我滚出来,叫你们跑个五公里,50分钟才回来,连座的猪,都比你们跑得快。又想洗洗,吃螺蛳加蛋是吧?要不要我再给你们加个蛋啊?”

连座真是火眼金睛啊!就连我们摸下来要去干什么都了然于心。于是,我们抓到大侠,到操场一看,大部队早就回来了,都蹲在地上等我们呢。

“大侠,你干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我进《株洲日报》,当时的文苑是中,像我这样的人,编辑都有一大批,随报社事业的发展,办报水平要求的提高,社领导决定让我们这批人边工作边参加函授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,获得了美术大专学历和新闻学专业本科自学考试学历。

在工作中,由于天天和稿子打交道,加上又有袁霖等一大批朋友的关心、帮助与提携,于是我出动了笔,慢慢地,由美编变成副文化线的记者了。在此期间,我采写过的省内外文艺界名人有李立、李群、齐良迟、凌子风、刘春华、张虎、袁湘平、侯敏、贾世骏、刘斌、于沙、李元浩、私征、谢沛苍、道群、王燕山、张志安、马乐山、姜东舒、汤海澄、赵晋安、刘振涛等;市内的文艺界人士就更多,如何浩中、刘国泉、易乃光、贺安成、邓鸣鸣、黄大希、李群、戴绍曾、张紫女、刘人委、曾安楚、邓景明、吴楚龙、周鹏生、丁华成、彭尊等,可以说,当时由于年轻,天天骑着自行车满“飞”。

记得1997年,我市大型现代花

两次了。两人出了小路,上了主干道,前前后后地看了看,没见到一个跑步的身影。大侠哈哈大笑:“老弟,我就说吧,你赶紧去投胎吧,大家都还没来呢。我跑步从来都是趁早趁晚趁第一的,这次你总不能叫我这个老油渣,顺数第一跑回去吧。等着连座颁奖啊,别出洋相了。”

就这样,两人又慢悠悠地走了一会,还是没见到大部队过来,确实有点不对劲了。要大侠再看一下手表,看从出发到现在,用了多少时间了。大侠看看手表说:“只用了20分钟,早着呢!”我越觉得不对劲,这主干道上平常跑步的人很多,今天怎么都没有了,估计是快到收操的时间了。总是催大侠看表吧,怕他有意见,我想想了想:“大侠,要不我们先跑,偷偷溜回去洗洗去,大部队回来,把枪给新兵,叫他们去上交。我带你去吃螺蛳加蛋。”大侠一听有好吃还加个蛋,满脸兴奋地同意了。

快要跑到连队的时候,我们猫着腰躲到厕所后面,从窗户里看连队什么情况。这时的连队还是静悄悄的,没动静,大部队还没回来?越觉得不对劲了。侦查还没结束,大侠已经等不及了,霸霸就往洗洗间跳。刚跳下去,回头被哨兵的时候,连座犹如天兵天将,突然降临到厕所门口,大声吼道:“你们两个,快给我滚出来,叫你们跑个五公里,50分钟才回来,连座的猪,都比你们跑得快。又想洗洗,吃螺蛳加蛋是吧?要不要我再给你们加个蛋啊?”

连座真是火眼金睛啊!就连我们摸下来要去干什么都了然于心。于是,我们抓到大侠,到操场一看,大部队早就回来了,都蹲在地上等我们呢。

“大侠,你干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“大侠,你这是什么敢手表,害死人,等收操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侠满脸委屈,“这是新兵的山寨手表,我也是受害者啊,等我收拾了他,你再收拾我吧!要不,我请你吃螺蛳再加两个蛋吧?”

## 五公里越野

彭斌

早晨六点,起床号响起,值班员的哨声也悄然而至。值班员下达了早操训练科目:全班集合,热身完后,组织五公里越野训练。各班班长到连队领取枪支。新一天的军营生活,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

一个个睡眼蒙眬地穿好衣服,领枪的领枪,热身的热身,场面看似混乱,实则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,毕竟这种日子都已经是很熟悉了。

一切准备就绪,值班员一声令下,一时间,只听见脚步声和地面摩擦出的“咚咚”声,犹如一阵狂风刮过。各班班长们紧跟着自己的新兵,怕他们掉队,拖了自己的后腿,陪在他们身旁,给他们加油鼓劲。我们司机班,一向都是自由、散漫的奇葩队伍,都是自己找小伙伴,跟部队伍就就行了。

突然,有人在后面拉了我一下。回头一看,是我们班外号“大侠”的他举左手叫道:“老弟,今天跑步连队领导一个都不会,等下我们抄近路走,我看看时间,不会有问题的。”真是强盗遇见了枕头,我正在琢磨怎么开溜呢,大侠就主动过来了,想都没多想就答应他了。

两个人慢慢地落在队伍的后面,在三公里的岔路口,一路狂奔,进入小路后,优越感地一摇三晃,大侠掏出烟和槟榔,说道:“槟榔加烟,法力无边。”就这样吹着牛,侃着大山,我说:“大侠,你是有备而来的啊,从来没见过跑五公里,还有带香烟和槟榔来的。”大侠“嘿嘿”笑着说:“那是,昨晚路过连座房间,听见他给值班员交代,今天早上要跑五公里,我就不就稍微准备了一下啊。”

我时不时地要他看看时间。大侠自信满满地说:“放心,我是和值班员一起跑的,错了,再跑了,以前没有表的时候,也要抄近路,更何况,这次还有手表呢,看看时间来还怕什么,你就只管跟着我就行了,出不了什么岔子。”大侠说得也是,我们这种老油条,跑五公里要跑也不是一次

茶,接着问。

“也没别的事,今上午你岳父家了,要我顺带三包烟给你。”刘发生若无其事地说着。

“我不抽烟呀,你是骗我的。”

“这是他的客气,收下就是。”

“这不太好吧!”我让刘发生多说什么,刘发生就一溜一溜离开了刘发生家。

刘发生站在大门口,望着他的背影,心里涌起好多问号:刘发生侄儿为什么自己不来送烟?明明知道我抽烟呀,这送烟有何用意?迟不送,早不送,选择今天送……

刘发生坐在下门框上,正在想付的时候,老婆这个“乐天派”王翠枝,笑嘻嘻地回来了,他连忙叫老婆看一包放在桌上的三包蓝色包装烟。

“老公,你发了个小财,要知道这烟一包最少也值八九十块钱。”40多岁的翠枝,移动着丰满的身体,将烟放在鼻头嗅了嗅,笑着与老公调侃起来。

刘发生正色地说:“我真是个普通村民,但为人不要分外财,这烟里肯定有点文章。”翠枝见老公皱眉头板板的样子,得了话锋,一边系着围裙,准备做午饭,一边说起目前村上选举村干部的事情。



## 随笔

王太生

## 为什么那么喜欢古人

有个人曾经跟我发誓,如果没有现在手上的这一大堆事情要做,真想回到古代去做一个养心人。做一个古代养心人,想法很简单,他想养心养一匹马,去芳草萋萋的千年古道上去寻幽,或者骑一头驴,到西安郊外的霸桥上去走走,夜幕降临,提一盏灯笼,拜访老友,古代的夜,万籁俱寂,小虫唧唧,露水涔涔,夜色里,一盏如豆。

我也曾去过101个地方,投宿在那些民宿客栈里。几年前,子夜去宏村,在一户路边山民家中过宿。夜晚四周幽黑如漆,只看见头顶上密密麻麻的繁星,天空像被过滤一样,能见度很高,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么多星星了。

去古代三日游,一日去唐朝,一日去宋朝,还有一日坐在民宿里发呆。那些古诗词曲古曲,都是古人给现代人做的广告。

看了古人的广告,我就想骑一头毛驴到古代去逛逛。我曾天真地想,我要去岳阳城去拜访屈原。有一回,我看过李白为秋浦河做的广告,就约了几个朋友去了石台县的秋浦河上去泛舟,泛舟的山溪有几处断崖式的水面,把衣服都淋湿了,也没有找到李白笔下所写的白练,倒是看到一只红嘴水鸟,站在浅滩的水草上独处。

古人写字,都是留几百年后,给后人看的。与我的城市一江之隔,明朝住在江对岸的徐霞客大爷,就曾给袁山做过广告。徐大爷在日记里说:“初四日十五里,至汤口。五里,至汤寺,浴于汤池……”我19岁曾去过徐大爷的广告,就直奔袁山而去,那还是三十年前,袁山下真有个汤口小镇,我从汤口小镇开始,一路爬到云雾缭绕的天都峰上。

有那几次旅行,不都是冲着古人的广告而去?我去绍兴,就是看了陆游的广告。陆游会写广告,在宋朝

写了广告,我直奔绍兴城里的沈园而去,只看到一眼葫芦池和一株杨柳,没有找到题词的矮墙。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古人?古代的生活很简单,他们的那些广告是写给现代人的。

我的好友曹小群,就是看了唐代张继的广告,很冲动地想到寒山寺里当和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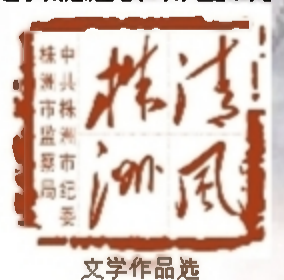
我羡慕曹小群说,你这是逃避收入、摆脱升学、工作和买房、买车的压力,做一个和尚其实也没有你想象那么轻松,况且你那么胖,人家也不会要你。

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古代生活?当然是看了古人的广告。古人的广告里有鲈鱼、莼菜、云梦之泽,还有诗酒饭、笋菜馄饨、东坡豆腐、牛尾汤、肥肠羹,曹小群咽口水,这些都是美味呀!好多山水绝佳的地方,古人都捷足先登,武夷山这地方古人早去过了,宋朝人林洪在武夷山中吃过涮火锅,是山中道士招待他的,桌上有一只武夷山的肥兔,兔肉被切成片,一片一片地涮,涮得额头上冒汗,这样的山中吃饭场景,林洪写进《山家偶集》,早成小馆子的招牌菜。

古人的广告,除了曼妙文字,还有画。张择端就曾为宋朝的开封画过一个大大广告,广告里画了几百号人,几百间房,还有街道、商铺、烟头、船和桥,宋朝的楼市那时候就很热闹。

我们为什么喜欢古人?就是看了古人的广告。有个人看了《水浒传》,想在夏天到袁泥岗、野猪林去度假乘凉。宋朝有很多著名的树林,那个人说,这些地方如果有野猪肉卖,他想买几百斤带回来送人,吃不掉腌起来,毕竟吃了这么多年饲料猪肉,好怀念那些土猪肉啊。

古人写了那么多好广告,收获了名声,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。



文学作品集